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看人的街的鬼故事



陌生男人

阿明是位计程车司机，因为家里尚有年迈母亲，老婆子女要养，所以不得不做两份工，早上在餐厅帮手，晚间就租了辆计程车来载客。

他生来正直勤劳，从不跟人计较，街坊都对他很好，还叫他好好先生，可惜他的老婆阿美就相反了，她为人小气又口大，常夸大事情兼爱八卦邻居的家事，将他家的小事传至各街坊，使到被传的那家感到难堪，因此结下不少怨家，幸好阿明出头为她调解，街坊都看在阿明面子上，不少肯就此了事，但个个见到阿美如见到鬼般地找路遁。

阿明不时劝阿美少理他人事，不过阿美每次都左耳进右耳出，令阿明感到无可奈何，从此就由得她了。一晚阿明上班后，阿美在睡梦中听到隔壁传来吵架声，更有女人带哭的大喊大叫，本来就爱多事的她绝不会放过这个难得的机会，伸长耳朵偷听起来，最后竟传来求救声：“救命呀！杀人呀！”吓得阿美心惊胆颤的跳起来，还以为只是普通的吵架，没想到竟杀起人来，尖锐的声音又再传入耳朵，阿美忍不住了，确定声音是来自隔壁阿珍的家后，就提起胆慢慢打开窗口偷看，但却看不到什麼，只听这时一把男人的声音骂道：“死婊子，竟然趁我不在家时偷汉子，看我不打死你！”“劈劈啪啪”又是几个耳光，女的似乎已晕厥过去，毫无回音。

阿美惊得不知所措，想要报警，家里又没有电话，一时间想了个办法，就抓起棒子小心奕奕不弄出声响地打开后门，闪了下身子就来到阿珍家的后窗，从漆黑的窗口向内窥望，又没有发现什麼，连吵声都像空气般消失了，阿美疑惑不已，等了一阵还是毫无动静，就转回自己的后门去，在黑暗中像看到半个人影站在眼前，没想到不看没关系，骤看下就差点晕倒，门前站著只有上半身且血淋淋的男人，右手还拿住一把斧头，血不断地滴在地上.....

阿美吓得呆住了，男人忽然抬起斧头往她颈部就砍，阿美眼前一黑，就昏了过去。

当醒来时，阿美发现自己竟睡在床上，身旁还有个面目不清的男人，下半身隐隐约约似有似无，惊慌下想跑出房外，这时房门“吱”一声打开，进来的是刚交更的阿明，他看到阿美的神色，再看到床上的男人，整个人呆住了，跟着大怒地打了她一巴掌，还踢她几下，这时怒气完全掩盖睡意，阿明满眼血丝不能控制地大哄大叫，砸烂了不少东西，还吵醒老母及孩子，隔邻也纷纷亮灯出来观看，有些更来到阿明家门前伸头探个究竟。

“死婊子，竟然趁著我出外驾车时与人鬼混，看我打死你！”阿明发狂般追着阿美一边打一边骂，老母拉也拉不住，孩子更哭个不停，邻居阿珍夫妇试著打开阿明家的大门，但一时没能打开，忙叫阿明老母开门让他们进去劝架。

门打开时已经是太迟了，只听阿珍发出“啊！”一声，整个身子就倒在血泊中，而阿明却手拿著斧头像个木头站在一旁，刚才的那一砍差点令阿美的头颅与身体分家，但也救不到奄奄一息的她了，身体抖了几下就断了气。

阿明老母，孩子，阿珍夫妇及一些街坊个个吓得说不出话来，阿明更是像呆子般还站在原地，紧紧握著斧头的手，这时却像无力气般，接住“当”

一声，斧头应声掉了下来。

经过警方调查，当晚阿美家其实并无外人闯进，更不用说床上睡了个男人，阿明为自己辩护确是见到有个陌生男人后才抓狂的，但法官基于就算是妻子偷汉子，也不该挥斧头杀人的理由，阿明最终被判入狱十年，老母闻判后，抱着孩子在旁哭个不停地，令人不禁泪下。

这件怪事令整个街坊为阿明感到不值，但又无能为力，唯有时不时送些食物及用品给阿明的可怜老母与孩子。

其实到现在身为当事人的阿明，也不清楚为何会有一个陌生男人在家里出现，阿珍又不在了，答案该问谁呢？

网民小站收集

办公室

传闻在吉隆坡区有栋大厦的某层楼曾经闹鬼闹得很凶，请了很多位法师来作法也镇压不住这些恶鬼，至今没有任何人敢租该层楼作为办公室。

怪事发生在很久以前，老一辈的人应该还有些印象，事缘当时的情形只是环绕在该栋大厦，并没有传至其他地区，只要你不踏进该层楼就不会遇上任何怪事。

那时有个叫莹莹的少女就在该层楼的某间公司内当秘书，莹莹刚满 18 岁，在完成中五的考试后就幸运地找到这份工作，可能是年纪尚小及资历不够深下，她通常都不会迟到兼且不会早退，还会在上班时间的一个钟头前到达公司，而在下班后又逗留多几个钟头来完成工作，这种早来迟退的工作态度很得老板宠爱，所以莹莹更加努力的做好工作。一天晚上，莹莹又因为工作繁多而必须加班，看着同事一个一个地离去，她其实心里确是难受。

至到连老板也要离开时，莹莹还是未完成工作，唯有死硬着头皮一个人留在办公室内。

虽然之前有听过同事间的谈话，像是办公室有些不干净的东西存在，还蛮吓人的。但，莹莹现在只希望这些都是同事们想出来吓她的，心里不怎在意另外却也想不可不提防，壮著胆趁时间还算早，就打从办公室内外巡了一圈，也没发现什麼跟着跑回原位专心打好计划书。

“的”“的”“答”“答”声从打字机传来，对莹莹来说就像是那有旋律的音乐节奏般，莹莹乐在其中，越打也就越快起来。直到忘形的她忽然察觉身旁像有对眼睛在瞪视着她，在警觉心下慢慢把头转向后面望了一下，“咦！没什麼嘛！”她想定是心理作祟吧了，又开始打起字来。

这时后面的厕所忽然传来冲水及开门的声音，吓得莹莹跳了起来，等镇定下来时就拿起桌旁的铁尺细细的走向后面。厕所黑漆漆地不像有人在内，环顾四周也没有发现任何人，发抖的手朝向灯的开关一按，厕所登时亮起来，查看后没发现刚用过的迹象，莹莹渐渐退回厕所门旁，这时她开始担心起来了，因为刚才的声响明明就是从厕所这边传出来的，她确定没有搞错，但公司的人都走完了，只剩下她一人，没可能还有人会用厕所吧！除非是她

自己而已，难道.....

她不敢关掉灯就跑回座位上，即刻收拾东西打算回去时，怪事就发生了，首先老板的房间传来谈话声，还掺杂一些类似用尖物嚼碎骨头的怪声在内，莹莹越来越怕，偏偏双脚发软连站起来也乏力，想要求救也叫不出声。

身后忽然传来很深的呼吸声，莹莹这时简直头皮发麻，全身鸡皮疙瘩都站起来了，忍不住赶快跑到大门前，想要扭开门把冲出去时，却发现门把不见了，只见自己的手正握著一只青色又流浓的怪手，这只手是连著大门的，没有头没有身体，只有一只手伸出来像门把般的黏在门上，莹莹差点就没晕倒过去，转身想跑开时，后面已经不知何时站了一些无头，无手，无脚的恐怖青色鬼魂。

这时莹莹已经把持不住了，眼睛转白就昏了过去，在倒下的那刹那，她感觉到无数的手在她的身上游走.....，周围还有阵怪味.....像是血腥味.....耳旁也响起了刚刚的那种怪声.....而这次是在这麽近的距离.....，之后就不省人事了。

翌日早上打扫的阿婶进来办公室时，竟发现莹莹衣衫不整地似大字般张开躺在地上，兼且脸色苍白整身湿透，阿婶觉得事情不简单就急忙下楼通知警卫人员，等到医护人员到来时，莹莹还是未酥醒。

过后几天也没见到莹莹上班了，另外有传言指她被送入精神病院治疗，每个人都不知道究竟她遇上什麼事，只能确定的是她遇上了那些肮脏东西，据老一辈的同事说一定是撞到日治期间被蝗军所杀害的那些孤魂野鬼了，听完这种种传闻都令人毛骨悚然，尤其是女的，个个无不闻加班色变，搞到整个公司人心惶惶，公司迫于无奈，惟有搬迁至其它大厦。

从此，这里就空置下来，至到其它不知情的公司租下为止，故事又再开始了.....。

窗外的女孩

-安仔

我表哥虽然是本地人，但因为工作关系，所以自己搬出来住。由于现在租住的屋子距离公司很近，他每天都可以睡到很迟才上班，我表哥就是喜欢这点。

他住的地方隔邻是一座学校，在他的房间内可以看到学校的外围，有时还会传来阵阵学生的嬉闹声，但是习惯了就不会觉得怎样。

有一晚，他因为要关上窗口，就往窗口处走去时，忽然他看到有一名女孩子就站在他的窗口外面望著他，他初时还以为是该校的学生，也不以为然，可是那女孩像是无意离开，还直挺挺的站在外边时，他开始感到不安，匆匆将窗口关上，再拉上窗帘，心里头已凉了一大截。第二天早上，当他看到隔壁房的住客时，就顺便问起那件怪事来，哪知道不问还好，一问即把他吓坏，原来隔房的住客之前初来也不时会遇上相同的事，经过一轮追问屋主后，才知道该间学校多年前曾发生一宗女生从三楼不慎跳下跌死意外。后来

就开始连续发生怪事，先是有人听到该女生的哭泣声，跟著就有学生看到“她”在校园徘徊，连一些教师也亲眼看到。

但是由于校方怕引起恐慌，所以没有张扬且刻意隐瞒真相。至于“她”不时的出现，校方后来还是请了一位法师替她超渡，但无奈结果却是一样，唯有劝告学生们在晚间或清晨若没有任何重要的事最好不要流连校内，以免发生无谓的意外。

万万没想到她竟然会跑到外面的住屋“骚扰”人家，由于未发生不愉快事件，大家都没有理会“她”，只是猜疑可能是“她”太寂寞了，想找个伴来倾诉心中情，这些大家都不理了，只要“她”不要找上自己就好了。

我表哥初来报到，并不了解事件的来由，所以没有作提防才不幸见到“她”。

我表哥听后，连早餐也吃不下，脸色苍白的去上班了。至于后来他有没有搬，他却没有谈起。

草场怪人

-井明

如果说我看到的那个人是鬼的话，我也不敢肯定，其实我也不确定他究竟是人抑或鬼，因为一切来的太突然了。

那天清晨六时多，我照常踏著脚车去上学时，由于要经过一个山头才能到达学校，所以每每行至这里都要叹口气，这个山头说高不高，说低不低，但总是要提气踏上去，蛮吃力的，而且还会累得满身汗。我最讨厌就是穿着湿透的校服在冷风凛凛的早晨等它吹乾，这样是会发出臭汗味的，多麽不习惯，但也没办法能逃避。

这日早上，我辛苦的将铁马快速踏上山头，出现在前面的那座建筑物就是我的学校了，带著满身大汗向校门踏去，只要一进入校门就可以见到足球场。通常这个时候都是不见人影的，大家都聚在教室里或在食堂内，但今天有些怪怪的感觉，因为我竟然看到草场上有个人影在来回走动。虽然那个人影模糊不清，但可以肯定的是的确是有一个人在草场上走动，我和他的距离只是在 20 尺之内，可是天色尚未全亮，我不能清楚地看到他的脸。

不过他看来是个年青人的模样，全身白衣白裤，而且像是那种病人穿的医院制服。他的身子很瘦似乎毫无力气般在草地上飘来飘去，我开始有些怕了，匆匆踏著脚车离开草场，头也不回地朝停放脚车的地方去。

等放好脚车出来后，偷偷瞄了一眼草场，发现他已不在了，察看校园四处都没有他的踪影，回到课室问起同学有否看到草场怪人，但他们都回答：“草场刚才到现在根本就没有人。”

厕所内的女人

-凯莉

我记得五年前曾遇上一件怪事，那是在某间戏院的厕所内发生的。

当时我和一班朋友约好去看戏，就选了最近的 X 戏院。这间戏院已有相当的年历，但经过一场大重修后，还是能够吸引大批市民购票入院看戏，我们就是在她重修后的星期天去帮衬。

里面的装修果然不错，整齐又舒适的椅子蛮好坐的，冷气又够冷，可能这个原因，使我在戏看到一半时，忽然感到尿急，忙邀朋友陪我上厕所，但就是没有一个肯陪我，虽然心底有些怕，可是又忍无可忍，唯有胆粗粗地从黑漆漆的座位跑去旁边的厕所。在我进去的时候，瞥眼看到第一格厕所内有个女人蹲著找东西，由于当时真的是很急，我没看清她在做什么就用了最后那个厕格。完事后，我走出去洗手时，从镜子望到背后的那个女人还在里面，她的双手在垃圾桶中抓了一些物品往嘴里送，似乎还吃得津津有味，那时她是背向着我，所以没法看到她究竟在吃什么，这时她突然转过来对著我说：“好好吃呀.....！”，嘴上还黏著些许血丝，再看她手上抓住所谓食物的东西时，竟然就是女性用后丢弃的卫生棉，我即大叫狂奔出去，耳旁还传来“你要不要试试！”的恐怖声音。

在外面的朋友及观众都投以奇怪的眼光看住我，当我把刚才所见到的恐怖景象说给他们听时，一些大胆的观众就进入厕所查看，却见不到什么，还怀疑我神经过敏，但我尽量解释也得不到他们相信，脸色苍白的我就被朋友们扶著回家了，连戏也看不完。

回家后，我就病了几天，对于那间戏院我是绝对不敢再去的了，而且还听说之前有个妇女无端端在那间厕所内晕倒，在送院中途去世，医护人员在急救车里听到她陆陆续续地说道：“好....恐..怖，....好..肮脏.....呀！”还不断反覆著。就不清楚她所看到的恐怖景像是不是与我看到的一样。

恐怖的胶林

-阿迪

你有听过一个真实故事非常恐怖的吗？

有个晚上，阿德与阿华像平常般完成直销会议后，分乘两辆电单车回家。由于他们来自效外，所以途中会经过一个阴森森的胶林，这条路不但窄且黑漆无灯，凡驾车经过这里的司机，通常都会打足精神，为免发生意外。阿德和阿华一前一后小心奕奕地骑著他们的电单车在这条无人的路上，全神贯注前面的路途。

阿德在后面冷得战颤不已，虽然穿上了外衣，总是抵挡不住强烈的寒夜冷风，他还是强忍著保持速度趁快回家休息。在到达胶林时，阿德突然发现斜坡上好像有什麽东西在移动，抬头往上看时，心中吓了一跳，眼前的东西竟是一个白衣长发女子在一跳一跳地跳下坡来朝向他们前面的公路。阿德

即放慢了速度，但走在前面的阿华毫无发现，还继续驾到白衣女子前面。阿德接下来看到白衣女子跳上了阿华的电单车并坐在后座，而阿华还是没发现。阿德心中颤动不已，再放慢速度缓缓的跟在后面，连看也没敢看下前面的电单车后座。过了这个黑漆漆的胶林，后山就是他门俩的村子了，在阿德到达村口后，看到阿华停在旁边，但后座的那白衣女子却不见了。阿德壮胆上前问阿华刚才在途中有否看到什麼，阿华却说没什麼不妥，只是在到达胶林时感觉到电单车像是重了点，似乎后座坐上了人般，但往后看又看不到有什麼，一直驾到回来才发现阿德迟迟未到，不放心下就在这里等他。阿德唯有将刚才所发生的事告诉他，即把阿华吓了大跳，两人匆匆赶回家。第二日早上，阿德收到阿华家人的电话说阿华昨晚无病而终，这个打击也把阿德吓得大病一场，以后不敢再在深夜独自驾电单车经过那个恐怖的胶林了。

人数

-TIN

我是一名童军，非常活跃于校内的活动，凡是露营项目都不会错过，所以时不时就会在户外过夜。有时露营的地方很偏僻，几里外都不见人影，但那只会增加我的刺激感。

有一次的学校假期，我们又举办了户外露营项目，这次的营地竟然选在郊外不远处的坟场附近。身为童军的我们当然不会在意这些，也没有刻意去想一些负面后果。至到接近露营那天早上阅报时，看到该址刚发生车祸的新闻，而且还是夺命意外，一对情侣当场被撞死。

从照片上看来这真的是一场恐怖车祸，我看得心里有些发毛，埋怨为什么会这样巧的呢？

第一天早上，全部童军都到齐了，我们是共乘一辆大巴士前往目的地的。在车上大家有说有笑的都没有提起这件事，而且有些童军还不知道。到达后就开始搭起营帐，忙了整日才完成所有工作，这时已接近晚上了，周围静悄悄的只有我们这班人而已，之前我已算过人数，总共是有十六个。所以在吃晚饭时只准备了刚刚好的份量，十六个分散坐在营地范围内用餐，一切都很正常。但这时忽然跑出两个童军向队长拿饭吃，队长很惊讶，明明已分派给所有人的了，为什么这两人会没饭吃，就问他们刚才去了那里，两人异口同声表示吃饭前看见有对情侣摇手叫他们帮忙推车，就热心的上前帮忙，但奇怪的是走到前面时却发现那对情侣不见了，就转回来吃饭。队长这时感觉有点不对路，朝每个吃饭的童军处望去，却看到有对不寻常的“童军”组合在远处吃饭，吓得脸青唇白连饭也吃不下了，为了不要使大家尽慌，唯有叫大家快快吃完就去睡觉，再不敢望向那对“童军”处。为什么队长会以“不寻常”这字眼来形容那对“童军”呢？后来他对我们说，因为他当晚看到他们的其中一个女子，但我们这班童军却全部都是男生来的呀！那里会有女生呢？所以奉劝大家以后出外露营，之前要算好人数及鉴定性别。

电梯缝的人头

-文仔

这世界上真的有鬼吗？没有一个人能真正的肯定是没有。因为很多科学家都不能合理的解释一些曾发生的怪诞事件，只能圆其说时在科学年代是不该再相信有鬼这种言论。总究这只是一小部份人的解释而已，其实我们是否与鬼魂相处在同一个界限内呢？还是真的如科学家们所说的那般，即凡是看到的都是我们的脑电波产生的幻觉呢？这有待大家去实验一下，但这里有个怪诞的故事要为大家说说。

一天晚上下班后，我独自一人从办公室的大厦走出来，才发现遗留了手提电话在桌上，不得已唯有转头去拿。由于已深夜两点多了，所以四周静悄悄地不见一人，如果不是要赶完手上的工作，我想自己已躺在软绵绵的沙发上观看精采的世界杯足球赛了。我的办公室是在 27 楼，但我搭的部 lift 却停在 23 楼，lift 门打开时又不见有任何人在等 lift，况且现在又是深夜，我就即按下关门掣，但在门将关未关完之际，忽然跑出一个人头现在眼前大喊：“为什麼不等我呀.....？”我被吓得跳了起来，但再定神一看却又没看到什麼人。回想刚才的情形，只能记得在门关到三分二时，忽然有张老人的苍白面孔钻进来喊叫，由于一切太忽然了，所以并不能看清楚对方的脸。但我能肯定的是，确实有个头出现在门缝中间。

我壮著胆子上到 27 楼，即匆匆开门进办公室取手提电话就走人，在按 lift 下楼时，我看到刚才所乘的那部 lift 在 23 楼缓缓升上来。之前我还以为部 lift 刚好下到 23 楼时就被我按上来了，但我却猜错了，部 lift 停在我面前打开门时，那个熟悉的人头又再出现了.....。慢著，我忘了说这次我看得比较清楚一点，那张面孔除了颈项外，下面是完全没有什麼的了，这个没有身体的苍白老人面孔又再喊：“为什麼你又按 lift 呀.....？”登时我眼前一黑，直到护卫拍醒我时，才知道自己刚才晕倒了过去。

床

方华

我的朋友森在吉隆坡市效一间艺术学院念书，由于是外坡生，所以在附近的住屋寄宿。那间住屋经过改装，用木板隔成许多房间。森就租了后房，月租才只一百马币而已，对学生来说是非常的实际。

森早上 8 点出门上课，至到下午 4 点多才回宿舍。同屋的一些室友有时要到 7, 8 点才会回来，所以整间屋子都很安静。森平常这个时候都会小

睡一觉，待室友回来后才结伴出去用餐。这天他也不例外，外面下著毛毛雨，正是睡觉的好时刻，他躺在床上不知不觉间就睡着了。朦朦胧胧地他好像听到有人叫他，声音细微且有些尖，听起来有些毛骨悚然，他缓缓睁开眼睛看是谁叫他，但就是看不到有人，并且那声音也消失了，他以为听错就继续埋头睡大觉。可是等他一躺下，那声音又开始出现了，“森.....森.....快..起.....来.....森.....”这次他听得很清楚，真得是有人在叫他，那怪怪的音调弄得他毛孔都竖起来了，而且越来越近。他吓得不敢张开眼睛看，只感到好像有只冰冷的手在摇他的身体，“森.....森.....快.....”怪声音似乎贴著他的耳朵不停的环绕著，森还是不敢张开眼睛看。这时他感到有双冰冷的手掐住他的喉咙，他登时张开了眼睛，出现在他眼前的竟是一个长发的青面女人，正用那枯干的双手掐住他，张开的口似乎在还流出深青色液体，只听“她”又以那把怪声音叫出：“你.....为.....什..麽.....睡.....在..我...的...床..上.....”森想喊却喊不出，整个身体软绵绵的提不起力，他感到呼吸越来越困难，就快要死掉之际，忽然听到有人打开他的房门叫他，“青面女人”就消失了。面色苍白兼流大汗的他喘气地问进来的室友华有否见到“青面女人”，华大声地说：“你才见鬼！”森这时才怀疑遇上了肮脏东西，急忙找房子搬了。不过森临走前，都有问过其他室友关于那间房间的故事，原来之前曾发生过一名女人因不堪被男友抛弃，而服毒自杀。刚巧她也是住在后房，“她”也可能是睡在森现在睡著的床上。

别浪费水呀！

-LIM

说到恐怖的话，我的这个鬼故事就很恐怖了。

话说有日我与一班朋友出外游玩，由于当时玩得太夜了，而自己住得很远又超过了夜班巴士的时间，唯有硬著头皮到其中一个朋友家过夜。到达他的家后，就建议洗个澡才睡觉。

朋友告诉我洗澡间在后面，就交给了我毛巾，我即向屋后走去。那是一间不小的洗手间，内里有个浴缸，我开水把浴缸装满，然后整个人进入水中享受。

不久，我听到敲门声，以为朋友在叫我，就裹着毛巾去开门。门打开了却不见人，怀疑是自己听错了，但怪事接二连三地发生，我开始生气了，认为是朋友在恶作剧。冲洗一下身子，在穿上衣服时，敲门声又来了。这次我很快地打开了门，也吓了一跳，因为这次竟然有个老阿婆站在门前，她语气不好的说：“不要浪费水呀！”我镇定下来后，忙陪不是，原先我尚以为这位阿婆是朋友的家人，刚要介绍自己时，却不见了阿婆，猜想她一定在教训我后就回房了。我不好意思的去找朋友说声抱歉，他面色怪怪的看住我，然后问我究竟发生什么事，我再次解释给他听，但他还是傻傻的，我就比划一下那阿婆的样貌，突然他面色一沉，叫我不再讲了，急忙催我睡觉，我虽然察觉不对劲，但也没有再问了。

翌日，朋友告诉我昨晚敲门的那个阿婆其实是他的外婆，不过是已经去世了一年的外婆，还带我去看他的黑白照，果然就是那位敲我门的阿婆，朋友告诉我他这位外婆从小就很穷，节俭成性，从不喜欢浪费东西，她这次敲我的门只是想告诉我别浪费水而已。我脸色听后再一变，回家就病了一大场，从此不敢再去这位朋友的家过夜。

鬼车

-鸣铭

我的叔父是位交通警察，他的工作通常都是在一些地区巡逻或设路障检查过往的车辆。

有时他们会在白天设路障，但有时也会在深夜这样做，目的就是检举那些喝醉酒的司机。做了十多年交警，他自己也不相信会遇上像以下的这类怪事。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叔父他那天接到通告晚上要到 X 区设路障捉飞车党，据闻 X 区是车祸黑区，死者都是些不怕死的飙车年轻人。他与几名同事在那晚聚集 X 区等候可疑车辆，从晚上十时开始折行任务到凌晨三点，都发出了几张传票给违规司机。就在要收工前，叔父他看到前方有辆汽车飞快地向他的方向驶来，他即刻招手要对方停下，汽车驶到他面前就停了下来。因当时很黑暗，叔父看不到车内的司机的脸孔，就上前要司机交出驾驶证检查，当车镜较下时，叔父才发现车内的“人”是无头的，且满身染著鲜血，司机旁及后座都坐着两个脸部极度腐烂的“乘客”，还发出令人竖起毛孔的怪声：“你能看见我们的吗？”平时雄赳赳的叔父也被吓得惊叫一声，然后看着这辆“鬼车”慢慢消失，其他的同事忙上前来问叔父究竟发生什么事，叔父脸青青地叙述回刚才发生的事，但同事却说没看见有任何车辆经过，不过，却看到叔父走到马路旁，向空空的马路招手似要截停汽车般，但当时真得是没有汽车经过，他们刚想发生什么事时，就听到叔父的喊声，但就是不知道叔父究竟看到什么，这时叔父才发现自己遇到肮脏东西了。之后也听说这里常会出现一些无人驾驶的汽车经过，或经过这里的司机会见到断手断脚的鬼蹲在马路旁向他们微笑招手，相信这些都是遇车祸枉死的死者在等著替死鬼以得到超生。

